

# 和光同塵

黃文璋

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

## 1 棋盤裡的學問

在某項招生考試中，有底下一道選擇題：在一  $8 \times 8$  的棋盤，第一格放 1 個銅板(十元)，第二格放 2 個銅板，第三格放  $2^2$  個銅板，餘類推，最後一格放  $2^{63}$  個銅板。將這些銅板疊起來，問下列何者最接近其高度？(A)紐約帝國大廈，(B)玉山，(C)喜馬拉雅山，(D)地球到太陽的距離。考完後，有些反應是：沒有計算機，或不知紐約帝國大廈高度，或不知一個銅板的厚度，因此沒有辦法算。當然也有人 4 個答案任猜一個。

六個十元銅板其厚度約 1 公分(事實上接近 1.1 公分)。而銅板數總共有

$$1 + 2^1 + 2^2 + \cdots + 2^{63} = 2^{64} - 1 = 18,46,744,073,709,551,615$$

個，所以疊起來後之高度約為  $(2^{64} - 1)/6$  公分。即使你算不出  $2^{64}$ ，但擁有計算機，立即可得  $2^{64} \doteq 1.84467 \cdot 10^{19}$ ，因此  $(2^{64} - 1)/6$  約為  $3.07445 \cdot 10^{18}$ 。即疊起來之高度約為  $3.07445 \cdot 10^{13}$  公里，即約 30.7445 兆公里。而太陽與地球之距離約為  $1.496 \cdot 10^8$  公里，故銅板總高度約為太陽與地球間距的 20.5 萬倍。

一個銅板並不是太厚，64 次方也不是太大的次方，2 也是“合理”情況下的最小正整數底(底取為 1 就沒什麼好討論的)。但居然這些銅板疊起來，是如此的高，超乎我們的想像。如果是將  $2^{10}$  個銅板疊起來呢？ $2^{10}$  是 1,024，所以高度僅約  $1,024/6$  公分  $\doteq 170.6$  公分，差不多是一個人的高度。很難相信  $2^{64}$  個銅板(減去的 1 當然是不太重要)疊起來，就變得這麼高。另外，就算沒有計算機，因

$$2^{64} = 2^4 \cdot (2^{10})^6 = 16 \cdot (1,024)^6 > 16 \cdot (10^3)^6 = 1.6 \cdot 10^{19},$$

且就以 10 個銅板高度應超過 1 公分計(這種估計能力總該有吧!)，則銅板總高度大於  $1.6 \cdot 10^{18}$  公分  $= 1.6 \cdot 10^{13}$  公里。不必用到計算機仍得到一難以想像的高度。

前述棋盤放銅板，有一些不同的版本，底下我們舉一流傳於印度的民間傳說(見 Peterson (1990) p.196)。

在印度 Shirim 王的時代，其國師 Sissa 發明了西洋棋 (chess) 以供宮廷遊樂。國王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好玩的遊戲，發明者真是天才，於是決定好好獎賞 Sissa。獎賞方式是在棋盤上的每一空格各放一塊黃金送給 Sissa。Sissa 婉謝國王的好意，他不要黃金，只要米，方式是：在棋盤的第一格放一粒米，第二格放兩粒米，第三格放 4 粒米，第四格放 8 粒米， $\dots$ ，然後將 64 格中的米都送給他。

國王對 Sissa 如此謙遜的要求感到很驚訝，覺得 Sissa 真有古大臣之風。遂叫一侍衛拿一大袋米來，依序放進 1, 2,  $2^2$ ,  $2^3$ ,  $\dots$  粒米於各格中。到第 12 格時，米便已放不進格子中，於是將米堆在棋盤旁。到第 20 格時，袋中米便空了，於是國王要侍衛去多拿幾袋。最後國王放棄了，他終於理解到，即使把皇宮中所有的米搬出來，均不足以放滿 64 格棋盤。

事實上放滿 64 格的米夠全世界的人吃！歷經銅板事件，你大約不會認為我們言過其實了。

設一碗飯以 3,000 粒米計(要不要數數看?)，又設每人平均每日吃 5 碗飯(不至於低估吧!)。則全世界的 60 億人，一年共吃

$$3,000 \times 5 \times 365 \times 6 \cdot 10^9 = 3.285 \cdot 10^{16}$$

粒米。再以  $2^{64} \div 1.84467 \cdot 10^{19}$  除以  $3.285 \cdot 10^{16}$ ，得可吃約 561.5 年。夠驚人的吧！全世界的人吃此棋盤的米（該棋盤必須奇大無比），可吃五百多年。底下附上一則三十年前的新聞（這是取自 61 年 9 月出版之“活的數學”（一本高中數學參考書）中，該書作者蔡國瓊加一標題“化理論為實際”，可能是要讓讀者認同數學之重要），一方面博君一粲（粲剛好是米部），一方面顯示，將米不斷加倍，倒也並非象牙塔裡的遊戲。

### 數字魔術·駭人聽聞·秤肉粒米·匪夷所思

#### 一粒米十斤肉 算到頭來吃大虧 三十天節節高 幾何級數嚇煞人

【台南訊】住在台南縣柳營鄉的翁圳受和李宗田互相約定，以白米交換豬肉，由翁圳受每日拿豬肉十台斤（折合新台幣二百廿元），向李宗田掉換白米一粒（白米每日以累計倍數計算），為期一月。結果卅天下來，白米累積倍數，價值十二萬一千二百四十元，豬肉價只需付出六千六百元。李宗田不甘損失，訴由台南地檢處以詐欺罪嫌提起公訴，案移地院刑庭推事黃金富審結，以罪證不足，判決翁圳受無罪。

這兩個人是在今年六月十四日約定白米換豬肉。李宗田不懂得累計倍數法，以為白米換肉會有利可圖，而於六月十五日在新營鎮環球旅社對面翁代書處，各邀同保證人簽訂交換契約。第二天李宗田換算結果，才發現吃了大虧，於是向台南縣警察局提出告訴。

判決理由中說，翁圳受與李宗田的約定交換豬肉，雙方在定契約時有證人蕭明照、楊水勝，立會人林慶田在座。簽約時李宗田出於自願，第二天才發現卅日合計豬肉價只有六千六百元，而白米累積卅日需給付五億三千六百八十七萬零九百十二粒，折合重量為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台斤，按時價每台斤三元七角計算，達新台幣十二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元六角，相差約廿倍之鉅，於是拒絕收受豬肉價款，要求解約。

李宗田由他岳父母央託陳永松、楊振基、沈有田出面調解，以一萬七千五百元賠償給翁圳受，為翁所接受，調解亦因而成立。

判決理由中又說，雙方口頭約定前，既經翁圳受加以說明，亦為李宗田所同意，雙方邀同證人，立會人在翁代書處簽訂交換契約，應無不慎重核

算後，再事簽約的道理？何況李宗田本人是碾米商人，每日出入米糧不知凡幾，對累計倍數計算法，推說不清，很難相信。當時以一粒米事小，豬肉十台斤折價二百廿元事大，而折豬肉以圖近利，其過在他自己，因而判決翁圳受無罪。(58年11月18日聯合報)

最後，附帶一提，在 Chelminski(1999) 一文指出：在二十世紀初，英國律師埃德溫·安東尼計算過，西洋棋頭十步的可能走法一共有  $169,518,829,100,544 \cdot 10^{15}$  種。據估計，在一局共走四十步的棋中，可能的下子法有  $25 \cdot 10^{115}$  種——整個宇宙原子的數量僅是這個數字的一小部分。

小小  $8 \times 8$  的棋盤，居然有如此大的變化，更不要說是通行於亞洲的  $19 \times 19$  之圍棋盤了。

## 2 指數函數的威力

大家自中學起便學函數，利用函數可描述各種複雜的概念。指數函數，常被拿來作為描述自然成長的模式。指數函數除了用途廣泛，其成長之快速，是極令人驚訝的。

什麼是指數函數呢？諸如

$$\begin{aligned} g(n) &= 2^n, \quad n = 1, 2, 3, \dots, \\ h(x) &= e^x, \quad -\infty < x < \infty, \end{aligned}$$

皆為指數函數。一般而言

$$f(x) = a^x, \quad x \in I,$$

其中  $a$  為某一正數， $I$  為某一實數的集合，便稱為指數函數。

指數函數到底成長多快呢？我們先看表 1。

由表 1，即使是 1.01 的  $n$  次方，當  $n = 1,000$  時，便有兩萬多了。如果人口年成長率維持在 1%，則經 1,000 年，若無重大天災人禍，人口將是兩

萬倍以上，真是驚人。再以  $1.1^n$  與  $n^{10}$  相比，當  $n = 1,000$  時，前者便已較後者大很多了。如果你能找到一平均每年獲利有 10% 以上的投資方式，則放一單位的錢，經 30 年後本利和將達 17 倍以上。這是家長為其孩子設立創業基金之一好方式：在小孩出生時便為他找一個穩定的投資公司，放一筆錢，然後三十年不要去動它。

表1 不同函數增長之近似值

函數	$n = 10$	$n = 30$	$n = 100$	$n = 1,000$
$10n^2$	$10^3$	$9 \cdot 10^3$	$10^5$	$10^7$
$n^{10}$	$10^{10}$	$5.90 \cdot 10^{14}$	$10^{20}$	$10^{30}$
$1.01^n$	1.104	1.347	2.704	20959.1
$1.05^n$	1.628	4.321	131.50	$1.54 \cdot 10^{21}$
$1.1^n$	2.593	17.449	13780.6	$2.46 \cdot 10^{41}$
$1.15^n$	4.045	66.211	$1.17 \cdot 10^6$	$4.98 \cdot 10^{60}$
$2^n$	1024	$1.07 \cdot 10^9$	$1.26 \cdot 10^{30}$	$1.07 \cdot 10^{301}$

在第 1 節裡我們看到  $2^{64}$  就已是一天文數字，其實比起我們在其他地方的討論，這只是一微不足道的數。例如，目前所知之完全數(perfect number)共有 39 個，最小的是  $6 = 1 + 2 + 3$ ，最大的是在西元 2001 年 12 月所發現的

$$2^{13,466,916} (2^{13,466,917} - 1),$$

其位數達 8,107,892 位(所謂完全數即一數等於其所有真因數之和，見黃文璋(1999)第一章)。此數若以 A4 紙來印，如果一頁可印 4,000 位，需 2,027 頁，是一本巨著。諸位看，是 2 的一千三百多萬次方！而這是不是已經是一夠大的次方呢？我們曾討論費馬數(Fermat number, 見黃文璋(1999)第四章)：

$$F_k = 2^{2^k} + 1, \quad k = 0, 1, \dots。$$

此數列成長快速。 $F_0 = 3, F_1 = 5, F_2 = 17, F_3 = 257, F_4 = 65,537$ ，但  $F_5$  就已是 4,294,967,297 了。曾有人如此形容：如果將  $F_{73}$  這個數印出來，則全世界沒有一個圖書館容納得下。你可能難以相信。事實上  $F_{73} = 2^{2^{73}} + 1$ ，而

$$2^{73} \doteq 9.44 \cdot 10^{21},$$

所以  $F_{73}$  是比目前所知之最大的完全數大很多。經由取對數，可得  $F_{73}$  的位數約有  $2.84 \cdot 10^{21}$ 。而一本 1,000 頁的書約可印  $4 \cdot 10^6$  位(每頁以印 4,000 位計)。故將  $F_{73}$  印出，約需

$$\frac{2.84 \cdot 10^{21}}{4 \cdot 10^6} = 7.1 \cdot 10^{14}$$

本 1,000 頁厚的書。這些書夠全世界的人每人分十幾萬本。

指數函數與多項函數成長速度之天壤之別，可以下述微積分中的結果來形容：對每一正整數  $n$ ，

$$(1) \quad \lim_{x \rightarrow \infty} \frac{x^n}{e^x} = 0。$$

當  $n$  很大時，以  $n = 100$  為例， $x^n$  隨著  $x$  之增大，成長很快，如  $x = 10$  時，其值已達  $10^{100}$ 。但與  $e^x$  相比，只要  $x$  很大，(1) 式告訴我們  $x^n$  幾乎可說是微乎其微。例如， $x = 1,000$  時， $1,000^{100} = 10^{300}$  有 301 位，雖很大，但此時  $e^{1,000}$ ，其位數達 435 位。不論  $n$  多大(但固定)， $x^n$  與  $e^x$  之比值，隨著  $x$  之增大，而趨近至 0，雖  $x \rightarrow \infty$  時， $x^n \rightarrow \infty$ 。事實上，除了 (1) 式，我們尚有：對  $\forall a > 1$ ，

$$\lim_{x \rightarrow \infty} \frac{x^n}{a^x} = 0。$$

由此立即得對每一多項式  $P(x)$ ，只要  $a > 1$ ，

$$(2) \quad \lim_{x \rightarrow \infty} \frac{P(x)}{a^x} = 0。$$

不論  $P(x)$  之次數多高，而  $a$  只要比 1 稍大一些，則  $x$  夠大後， $a^x$  均可將  $P(x)$  遠遠拋開。指數函數之威力實在是無以名之的。

由(1)式得, 對每一正整數  $n$ ,

$$(3) \quad \lim_{x \rightarrow \infty} \frac{e^{-x}}{x^{-n}} = 0。$$

也就是  $x$  增大時,  $e^{-x}$  下降至 0 的速度亦極快, 快過任一  $x^{-n}$ ,  $n > 0$ 。

一般多項式微分後, 次數會愈來愈低, 如  $(x^3)' = 3x^2$ ,  $(x^2)' = 2x$ ,  $(x)' = 1$ , 而 1 微分後是 0。但  $e^x$  微分後仍是  $e^x$ , 這也是  $e^x$  的一特性。曾有個笑話, 有位數學教授因做研究過於投入, 有點神智不清, 遇到人便說“我要微分你”。有次他又說了, 結果對方說“我是  $e^x$ ”。自此後那位教授再也不敢微分別人了。

了解指數函數之成長快速的特性後, 要成爲一擁有一億元的富翁, 也非難事。

找到一每年投資報酬率達 15% 的投資方式, 每月固定投資 1 單位的錢, 則經 30 年的複利計算, 本利和將共有  $\sum_{i=1}^{360} a^i$ , 其中  $a = 1 + 0.15/12 = 1.0125$ 。因

$$\sum_{i=1}^{360} 1.0125^i \doteq 7009.82。$$

而 30 年共投資 360 單位的錢, 故本利和約爲總投資額的 19.47 倍。現若每月投資一萬五千元, 則 30 年後之本利和約爲一億零五百十四萬元。至於共投資之本金, 則是五百四十萬元, 差不多只是本利和之零頭而已。

只要持之以恆, 再加上投資正確, 人皆可以爲富翁。當然還要活得夠久。

我們常說上天有眼, 所以多行不義必自斃, 而有志者事竟成。這種上天有眼的想法, 也是基於指數函數之快速成長的原理。

譬如說作壞事, 假設第  $i$  次被發現的機率爲  $p_i$ , 而每次被發現的事件假設爲相互獨立。則做了  $n$  次皆未被發現的機率爲  $\prod_{i=1}^n (1 - p_i)$ , 因此至少被發現一次的機率爲  $1 - \prod_{i=1}^n (1 - p_i)$ 。即使  $p_i$  都很小, 如果最小的  $p_i$  大於 0.01, 則

$$1 - \prod_{i=1}^n (1 - p_i) > 1 - (1 - 0.01)^n = 1 - 0.99^n。$$

現若  $n = 100$ ，則  $0.99^{100} \doteq 0.36603$ ，而  $1 - 0.99^{100} \doteq 0.63396$ 。換句話說，雖每次被發現的機率不大，但在 100 次內被發現的機率大於 0.63396。至於若  $n = 1,000$ ，因  $0.99^{1,000} \doteq 0.000043171$ ，故被發現的機率大於 0.99995，已算是很接近 1 了。

若壞事只做一次可能不易被發現。只是多半人食髓知味，一而再再而三，終有失手的一天。清朝的一代奇才，曠世風流的紀曉嵐，著有“閱微草堂筆記”，是部文言短篇小說集，多寫神異鬼怪故事。在該書卷五，作者藉一害人的故事說明“君子之於小人，謹備之而已，無故而觸其鋒，鮮不敗也。”對於小人不妨遠遠避開，並非真相信上天有眼，但既然觸其鋒也沒有益處，也就不必傷神管他。小人行事往往愈來愈大膽（ $p_i$  愈來愈大），因此事跡敗壞的日子也不見得會太久（ $n$  不用太大）。

### 3 讓東方不敗倒下

武俠世界裡，代代有高手出現，在技不如他之下，聯手以對抗之，為一常見的方式。不世出的奇才張三丰，似也瞭解指數函數之威力，並藉此設計出一聯手的陣仗：

在倚天屠龍記中（見金庸（1996a）pp.383-384），張三丰在大江之濱，凝望蛇龜二山，苦思三晝夜後，猛地省悟，哈哈大笑，回到武當山，將七名弟子叫來，每人傳了一套武功。這七套武功分別行使，固是各有精微奧妙之處，但若二人合力，則師兄弟相輔相成，攻守兼備，威力立即大增。若是三人同使，則比兩人同使的威力又強一倍，四人相當於八位高手，五人相當於十六位，六人相當於三十二位。到得七人齊施，猶如六十四位當世一流高手同時出手。當世之間，算得上第一流高手的也不過寥寥二三十人，那有這等機緣，將這許多高手聚集在一起？

張三丰這套武功由真武大帝座下龜蛇二將而觸機創制，是以名之為“真武七截陣”。他當時苦思難解者，總覺顧得東邊，西邊便有漏洞，同時南邊北邊，均予敵人以可乘之機，後來想到可命七弟子齊施，才破解了這個難題。

聯手，成爲要對付武功如東方不敗之大高手的好方法。多一人聯手，威力加倍，這樣的聯手設計，可說是極成功的。

我們再看兩個成功的聯手例子。

在神鵰俠侶中(見金庸(1996b) pp.563-566)，楊過與小龍女，一使全真劍法，一使玉女劍法，雙劍合璧，威力立即大得驚人。不但能相互呼應配合，所有破綻全爲旁邊一人補去，厲害殺著卻是層出不窮，打得金輪法王招架不及，落荒而逃。

在倚天屠龍記中(pp.1460-1576)，少林寺的渡厄、渡劫及渡難，三僧坐了三十年餘年的枯禪，心意相通，一人動念，其餘二人立即意會，以三根黑索，組成金剛伏魔圈。張無忌雖身懷九陽神功，乾坤大挪移及太極拳等三大神功，卻未能攻破。後邀了明教光明左使楊逍及外公殷天正相助，亦仍無效，且殷天正還耗竭身亡。第三次與周芷若以二敵三，也只能打個平手。

聯手要奏效，參與的人武功往往也要不錯，並且要能“相互呼應配合”，或“心意相通”。有些聯手的武功，威力雖大，其中卻隱含極大致命傷。例如，全真教中最上乘的玄門功夫乃是天罡北斗陣。此陣當敵人來攻時，正面首當其衝者不用出力招架，卻由身旁陣友側擊反攻，猶如一人身兼數人武功，威不可當。全真七子本來武功便不低，即使“劉處玄與王處一同時發掌，二人掌力合流，一陰一陽，相輔相成，力道竟是大得出奇，遠非兩人內力相加之可比”，何況七人佈下天罡北斗陣！此陣對付高手梅超風，將她牢牢的困在陣中，對付梅超風的師父東邪黃藥師，也能打成平手。但西毒歐陽鋒趁他們僵持不下時，攻擊譚處端，七人死了一個，此陣便破了(見射鵰英雄傳，金庸(1996c) pp.1022-1033)。可見此陣雖厲害，號稱“練到爐火純青之時，七名高手合使，無敵於天下”，但只要一人被擊潰，全陣瓦解，這種陣法的威力未免要大打折扣。甚至若不是由全真七子主持陣法，而換成武功較差者，則只消佔到了北極星位，便能“以主驅奴，制得北斗陣縛手縛腳，施展不得自由”。我們再引一段，以顯示此陣法是無法對抗真正的大高手。

郭靖帶著楊過上終南山，全真教因誤會，由一群小道士擺出一天罡北斗陣圍攻他，卻被郭靖輕易地佔據北極星位，因而全陣在郭靖控制之下，

七個道士隨著郭靖，忽而快跑，忽而緩步，忽而躍上樹幹。即使後來再以十四個天罡北斗陣共九十八人聯手，也是被郭靖帶著四五十個人摔入水中，另數十人踏在別人背上（見神鵰俠侶，金庸（1996b） pp.107-121）。

一般而言聯手是要發揮“力道遠非內力相加可比”之效。在碧血劍（金庸（1996d） pp.208-243）中，溫氏五老的五行陣本來還算圓轉渾成，不露絲毫破綻。此陣法令人喪膽之處，在於敵人入圍之後，不論如何硬闖巧閃，五老必能以厲害招數反擊，一人出手，其餘四人立即綿綿而上，不到敵人或死或擒，永無休止。五老招數互為守禦，步法相補空隙，臨敵之際，五人猶如一人。不過五人中有一人走錯了腳步，或是慢得一慢便破了。雖然溫氏五老“是熟的，包管閉了眼睛也不會走錯”，但碰到高手，或換年輕的弟子擺陣，就沒那麼樂觀了。所以與天罡北斗陣有類似的弱點。袁承志由金蛇郎君所寫的金蛇秘笈中，本已獲知如何破五行陣，但五老又創一個八卦陣（有 16 人），置於五行陣外圍，將所有空隙填得密密實實。袁承志初以為五行陣外又有八卦陣，要破此陣，變成難上加難。但他只看了十六人轉幾個圈子，已了然於胸“敵人若是破不了五行陣，何必再加一個八卦陣？若是破得了五行陣，八卦陣徒然自礙手腳。溫氏五老的天資見識，和金蛇郎君果然差得甚遠。看來這五行陣也是上代傳下來的，諒五老自己也創不出來。他們自行增添一個陣勢，反成累贅。金蛇郎君當年若知溫氏五老日後有此畫蛇添足之舉，許多苦心的籌謀反可省去了”。想通後動手，先將五行八卦陣弄得大亂，溫氏眾人，陣中不見敵人，來來去去的盡是自己人。袁承志舉手之間先破八卦陣，再破五行陣。五老之大哥溫方達見本派這座天下無敵的五行八卦陣，竟被這小子在片刻之間，如摧枯拉朽般一番掃蕩，登時鬧了個全軍覆沒，一陣心酸，竟想在柱子上一頭撞死。

畫蛇添足的結局竟是如此，真令人心酸。五行陣加八卦陣，不但沒有發揮“力道遠非兩陣相加可比”之效，反成作繭自縛。學武之傷心莫過於此，難怪溫方達想一頭撞死。當天資見識均有限時，就不要異想天開。這也是為何在歷史上我們對蕭規曹隨會如此肯定。雄才大略的領導人固然不易得，即使能審時度勢，信奉蕭規曹隨者亦是罕見。溫氏五老只是在祖宗留下的資產蛇足一番，就已弄個全軍覆沒。有些庸才一旦掌權，便迫不

及待地揚棄先人的五行陣，自創八卦陣，其後果的不堪實不難預料。這道理人人能懂，難就難在庸才之所以為庸才，就是連自己是庸才都不知道，讓我們再度向曹參致敬。

完全數愈來愈巨大，那該如何找尋呢？當然是要藉助計算機，目前所知的完全數皆為偶數，而偶完全數必呈  $2^{n-1}(2^n - 1)$  的型式，其中  $n$  為一正整數，且  $2^n - 1$  為一質數，這種型式的質數，稱為梅仙尼質數(Mersenne prime)。找偶完全數便與找梅仙尼質數是等價的。而我們又知道  $2^n - 1$  要為質數，則  $n$  必須為質數。所以找偶完全數已有了方向，只要依序對質數  $n$ ，看  $2^n - 1$  是否為質數即可。而這工作又只需要交給計算機。那為何至今只知道39個呢？

目前對一任給的兩百位的數，若採用試除法，則即使窮地球的壽命，往往也極難判定其是否為質數。你可能覺得我們言過其實，說明如下：假設計算機平均一秒鐘可做一億次除法，則一年約可做  $3.1536 \cdot 10^{15}$  次。而檢驗一兩百位的數是否為質數，有時要做到近  $10^{100}$  次試除，換句話說，約要  $3.17 \cdot 10^{84}$  年。而估計地球的壽命不過約 50 億 ( $5 \cdot 10^9$ ) 年而已。就算計算機速度增快，一秒鐘可做一兆 ( $10^{12}$ ) 次除法，仍要約  $3.17 \cdot 18^{80}$  年。所以要設計發展出較有效的方法，以大幅減少計算機除的次數，否則光增快計算機的速度是徒然無功的。

由上討論知，當質數  $n$  很大時，要來驗證  $2^n - 1$  是否為一質數，為一極艱難的工作。處理兩百位的數就已不得了了，何況是處理數百萬位的數。超級電腦也只能瞠乎其後了，發揮不了太大的功能。

聯手！我們看聯手能否發揮功能。

美國的 Woltman，在西元 1996 年 1 月成立了一 GIMPS(Great Internet Mersenne Prime Search)的組織。他設立了一特別的網站，免費提供一程式，以利用個人電腦的剩餘時間，來尋找梅仙尼質數。他的程式藉助所謂 Lucas-Lehmer 質數測試法，為一檢驗一數是否為質數之有效方法。至西元 1999 年，全世界已有超過 12,600 人加入他們的組織。經由網際網路，Woltman 將參加者的力量結合起來，每位參加者，均可獲得已知結果的資料庫(database)，一旦參加者選定一檢驗的整數區域，便須告知 Woltman，

以使其他搜尋者不用重複地找。Woltman 的程式後來被 Kurowski 改進，使更易使用。經由 Kurowski 的公司 Entropia. Com. Inc. 的 PrimeNet 系統，將全世界超過 21,500 部個人電腦整合起來，每秒鐘可做 7,200 億以上的計算。若沒有這套系統，是無法找尋如此巨大的質數。在西元 2001 年 12 月，他們第 5 次成功地找到新的梅仙尼質數，因此一個新的完全數也誕生了。目前最大的 5 個完全數皆是此組織所找到的。

在西元 1999 年初，電子邊界基金(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)提出獎賞：首位發現百萬位以上之質數者可獲 5 萬美元，首位發現千萬位以上之質數者可獲 10 萬美元，依此類推，獎金最高至 25 萬美元。歷史上，一新的梅仙尼質數的產生，往往也是一最大質數產生的里程碑。讀者諸君不妨加入此一尋找梅仙尼質數的陣容。說不定還可致富呢！

GIMPS 組織，可說充分發揮“相互呼應配合”及“心意相通”之效，而且“力道遠非內力相加可比”，而參加者只要有個人電腦，且僅須利用剩餘時間。因此沒有天罡北斗陣的缺點：參加者須武功高強，且一人被擊潰便全軍覆沒。

遇到如東方不敗之類的巨大的數，結合分散在世界各地，只需擁有最基本武器(個人電腦)的小兵，居然可發揮如此大的功能，這可說是武俠世界裡都見不到的成功聯手情況。但這並非科學界裡唯一的聯手成功的例子。

利用大數之難以分解的特性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(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, 簡稱 MIT)的幾位數學家 Rivest, Shamir 及 Adleman，於西元 1977 年提出一所謂公開鑰匙密碼法(Public-Key Cryptography)，又稱 RSA 法，為目前最安全的密碼技術。

在提出 RSA 法後，MIT 的研究人員將一個代表一訊息之 128 位數編碼，欲破此碼，須先分解一 129 位數。MIT 的研究小組並懸賞 100 美元給第一位破譯者。

這 100 美元看起來是很安全的，MIT 研究小組估計要花 23,000 年才可能分解該 129 位數。雖 100 美元似乎不是一筆很大的錢。但你要不要估計經過 23,000 年後，100 美元成為多少？若以年利率 6% 的複利計，為一

筆有 585 位之鉅款，夠嚇人的吧！也許計算機速度的增快，可使破解的時間降低一兩個位數，但仍是很安全的。

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這個叫陣的 RSA 數經過 17 年，便敗下陣來，而將它打下擂台的計算，全部只花不到一年的時間。由一批約六百餘位因數分解迷所組成的鬆散組織，分散在 20 多個國家，經過 8 個月的努力，於西元 1994 年 4 月，成功地將該 129 位數，分解成一 64 位的質數與一 65 位的質數之積，因而破譯密碼。

之所以能這麼快便成功，一方面是靠今日網際網路的發達，一方面是靠新技術，所謂二次篩法(Quadratic sieve)，以加速找因數的工作。而這兩項技術的威力，都是在西元 1977 年提出 RSA 法時所未想到的。

有關上述挑戰 RSA 數的過程之報導，可見 Cipra(1996) pp. 90-99，倪錄群譯(1997)為其譯稿。

除了廣邀志同道合的好漢聯手外，發展有效率的方法或技術，為擊敗科學中的東方不敗之關鍵，否則就算是參與的人多也不見得就能奏效。

## 4 無記憶性質

Cundy(1966)說他曾自收音機中獲知，知更鳥(robin)平均可再活 1.2 年，而與牠現在年齡無關。假設某日你與一朋友相約至海邊垂釣。朋友的釣魚技術與你相仿。你抵達約定地點時，朋友已先到了 30 分鐘，但尚未釣上魚。你是否會覺得朋友較你有更大的機會釣上第一條？很可能不會。原因是：魚應不至於同情朋友已枯坐了 30 分鐘，而讓他先釣上一條。此正如丟一銅板，直至出現一正面才停止。如果連丟十次皆得反面，那就是白丟了，以後的發展就像重新丟一樣，而不會是因已丟那麼多次，所以正面快出現了。

我們常說歲月催人老。但如前述釣魚的例子，有些事物，歲月不會使其衰老，此物還會“活”多久，與一新生代相仿。此物之“死亡”，似乎都是因為某一突然的事件發生，而非逐漸衰退。亦即若此物已活了  $a$  單位的時間，則會再活至少  $b$  單位的時間之可能性，與  $a$  無關。此物彷彿會忘記它

自己已活了多久。此性質便稱為無記憶性質(memoryless property)。

年輕人通常不希望壽命有無記憶性質，老年人一般而言，就很希望壽命有無記憶性質。不過在戰場上，對那些在第一線的士兵，到底還能活多久，很可能就有無記憶性質了。

正式地說，一隨機變數  $X$ ，稱為在某一實數的子集合  $S$  中有無記憶性質，若滿足對  $\forall a, b \in S$ ,

$$(4) \quad P(X > a + b \mid X > a) = P(X > b)。$$

**例1.**連續丟一出現正面機率為  $p > 0$  之銅板，直至得到一正面才停止，令  $X$  表總共的投擲數。則  $X$  有自 1 開始，且參數為  $p$  之幾何分佈 (geometric distribution)，以  $Ge(p)$  表之，即

$$(5) \quad P(X = k) = p(1 - p)^{k-1}, \quad k = 1, 2, 3, \dots。$$

則

$$(6) \quad P(X > k) = \sum_{i=k+1}^{\infty} p(1 - p)^{i-1} = (1 - p)^k。$$

因此

$$P(X > a + b \mid X > a) = \frac{P(X > a + b)}{P(X > a)} = \frac{(1 - p)^{a+b}}{(1 - p)^a} = P(X > b)。$$

即若取  $S = \{1, 2, 3, \dots\}$ ，則對  $\forall a, b \in S$ ，(4)式成立。因此自 1 開始之幾何分佈，有無記憶性質。

有位婦人很想生個女兒，她已連生 7 個兒子，朋友都鼓勵她再生，因為那有運氣那麼壞的？你現在知道鼓勵她再生的人是沒有道理的，因若令  $Y$  表得到一女兒前，所生之兒子數，則  $Y$  有自 1 開始且參數為  $1/2$  之幾何分佈。由於  $Y$  有無記憶性質，所以  $P(Y > 7 + b \mid Y > 7) = P(Y > b)$ ，因此那已生的 7 個兒子，並無助於使她更快獲得一女兒。

**例2.**指數分佈(exponential distribution)亦有無記憶性質。設  $Y$  有參數  $\lambda$  之指數分佈，以  $\mathcal{E}(\lambda)$  表之，即  $Y$  之機率密度函數 (probability density

function, 簡稱 p.d.f.) 為

$$(7) \quad f(x) = \lambda e^{-\lambda x}, \quad x > 0。$$

則因

$$(8) \quad P(Y > x) = \int_x^{\infty} \lambda e^{-\lambda u} du = e^{-\lambda x}, \quad x > 0。$$

故

$$(9) \quad \begin{aligned} P(Y > a + b | Y > a) &= \frac{P(Y > a + b)}{P(Y > a)} \\ &= \frac{e^{-\lambda(a+b)}}{e^{-\lambda a}} = e^{-\lambda b}, \quad \forall a, b > 0。 \end{aligned}$$

基本上, 幾何分佈及指數分佈為僅有的兩個具有無記憶性質之分佈。證明見黃文璋(1995)第一章第 6 節。我們發現此二分佈之存活函數(survival function)皆為指數函數。在此對一隨機變數  $X$ ,

$$\bar{F}(x) = 1 - F(x) = P(X > x), \quad x \in R,$$

稱為其存活函數, 其中  $F(x) = P(X \leq x)$  為  $X$  之分佈函數(distribution function)。存活函數又稱尾部機率函數(tail probability function)。若  $X$  表某物之壽命, 則存活函數  $\bar{F}(x)$  給出此物會存活至少  $x$  單位時間之機率。在諸如機器可靠度(reliability)的探討, 醫學上某種疾病之壽命的探討, 精算學的(actuarial)探討, 通常都是對存活函數較有興趣。

指數函數且底小於 1 (幾何分佈底為  $(1 - p) < 1$ , 指數分佈底為  $e^{-\lambda} < 1$ , 分別見 (6) 式及 (9) 式), 表  $k \rightarrow \infty$  (或  $x \rightarrow \infty$  時),  $P(X > k)$  (或  $P(Y > x)$ ) 趨近至 0 之速度很快。換句話說, 隨著  $k$  之增大(或  $x$  之增大),  $X$  要大於  $k$  (或  $Y > x$ ) 愈來愈不容易, 其難度, 我們之前以指數函數的威力來形容。但壽命之存活函數若為指數函數, 則壽命便有無記憶性質, 能再活多久, 不受現有年齡的影響。此物彷彿隨時保持一全新狀態。這真是一奇特的現象。起初由其存活函數趨近至 0 的速度很大, 我們會以為此物不易活很久, 沒想到卻隨時像新的一樣。

國內數學界有位資深且為人敬重的前輩，一向語多詼諧。他個子不高，嘗言“身高要看從那裡量，從天花板量起我最高”。頭頂距天花板的距離，的確他最遠。年齡亦是如此，一向我們是量距出生時之歲月長。但距死亡日還多久也是一不錯的比法：距死亡日較久的便算較年輕。壽命若有幾何分佈或指數分佈，依此新算法，便永遠像是松柏長青。要知駐顏有術不如青春永駐，這是恭維人時不可不留意的。

## 5 波松過程

假設在時間  $t = 0$  裝了一新燈泡，用了  $X_1$  的時間燈泡壞了，立即換新(更換的時間假設可忽略)，再用了  $X_2$  的時間，第二個燈泡又壞了，於是立即更新，如此繼續進行下去。若燈泡的壽命  $X_1, X_2, \dots$  假設為獨立且有共同分佈(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, 簡寫為 i.i.d.)，且令  $A(t)$  表至時間  $t$  所共更換的燈泡數(在  $t = 0$  裝的那一個不算，所以  $A(0) = 0$ )。則  $\{A(t), t \geq 0\}$  便稱為一更新過程(renewal process)。

更新過程的例子很多，只要是依序觀察某特定事件，事件發生之間距設為 i.i.d.，則至時間  $t$  共發生的次數  $A(t), t \geq 0$ ，便構成一更新過程。

若事件發生之間距  $X_i, i \geq 1$ ，以指數為其共同分佈，即設存在  $-\lambda > 0$ ，使  $P(X_i \leq x) = 1 - e^{-\lambda x}, x > 0$ ，則  $\{A(t), t \geq 0\}$  便稱為一參數為  $\lambda$  之波松過程(Poisson process)。波松過程為一點過程(point process，如果發生一事件，便在時軸上標一點，在某時區中發生幾個事件，便是在該時區中有幾個點)，也是一種計數過程(counting process，計算至時間  $t$  共發生幾個事件)。

為何以波松對此過程命名呢？

令  $S_n = X_1 + X_2 + \dots + X_n, n \geq 1$ ，表第  $n$  個事件之發生時刻， $S_0 = 0$ ，若  $X_i$  以  $\mathcal{E}(\lambda)$  為其共同分佈時，如果你機率論學得夠好，當知  $S_n$  有  $\Gamma(n, 1/\lambda)$  分佈。否則由求  $S_n$  之拉普拉斯轉換(Laplace transform)

$$\begin{aligned} E(e^{-tS_n}) &= E(e^{-t(X_1+X_2+\dots+X_n)}) \\ &= (E(e^{-tX_1}))^n \end{aligned}$$

$$= \left(\frac{\lambda}{\lambda+t}\right)^n = \left(1 + \frac{t}{\lambda}\right)^{-n},$$

亦得  $S_n$  確有  $\Gamma(n, 1/\lambda)$  分佈。即  $S_n$  之 p.d.f. 為

$$(10) \quad f(x) = \frac{\lambda^n x^{n-1} e^{-\lambda x}}{\Gamma(n)} = \frac{\lambda^n x^{n-1} e^{-\lambda x}}{(n-1)!}, \quad x > 0。$$

反覆利用分部積分(integration by parts)可得

$$(11) \quad P(S_n > t) = \int_t^\infty f(x) dx = \sum_{i=0}^{n-1} \frac{(\lambda t)^i e^{-\lambda t}}{i!}, \quad t > 0。$$

現因事件  $[A(t) = n]$  與  $[S_n \leq t < S_{n+1}]$  等價, 故

$$(12) \quad \begin{aligned} P(A(t) = n) &= P(S_n \leq t < S_{n+1}) \\ &= P(S_{n+1} > t) - P(S_n > t) \\ &= \frac{(\lambda t)^n e^{-\lambda t}}{n!}, \quad \forall t \geq 0, n = 0, 1, 2, \dots。 \end{aligned}$$

即得證對一參數為  $\lambda$  之波松過程, 至時間  $t$  發生的個數  $A(t)$ , 有參數  $\lambda t$  之波松分佈。這是此過程以波松命名的原因。

對任二  $t, s > 0$ ,  $A(t+s) - A(t)$  表波松過程在區間  $(t, t+s]$  中所發生的事件個數。可以證明  $A(t+s) - A(t)$  有參數  $\lambda s$  之波松分佈。也就是說  $A(t+s) - A(t)$  之分佈只與區間長度  $s$  有關, 而與其位置無關。而且  $A(t+s) - A(t)$  還與  $A(t)$  獨立呢! 甚至對任意  $n \geq 2$ , 及  $0 \leq t_0 < t_1 < \dots < t_n$ ,  $A(t_n) - A(t_{n-1})$ ,  $A(t_{n-1}) - A(t_{n-2})$ ,  $\dots$ ,  $A(t_2) - A(t_1)$ ,  $A(t_1)$ , 此  $n$  個隨機變數相互獨立。即在不相交區間  $[0, t_1], [t_1, t_2], \dots, [t_{n-1}, t_n]$  中之事件發生個數相互獨立, 這是波松過程一重要的性質, 稱為獨立增量(independent increments)性質。

在很多實際的情況中, 如釣魚、交通事故、意外事件及至醫院看病等, 由於至下一事件的等待時間往往有無記憶性質, 因此二事件的間距便有指數分佈, 從而至時間  $t$  發生的事件數(選一起始點定為時間 0), 便形成一波松過程。

我們也可以另一方式來說明為何波松過程處處可見。指數分佈的無記憶性質導致在任一小區間  $[t, t+h]$  中，會發生一事件之機率為

$$\begin{aligned} P(X \leq h) &= 1 - e^{-\lambda h} \\ &= 1 - (1 - \lambda h + o(h)) \\ &= \lambda h + o(h), \quad h \rightarrow 0, \end{aligned}$$

其中  $X$  表一有  $\mathcal{E}(\lambda)$  分佈之隨機變數，此處用到當  $h$  很小時

$$e^{-\lambda h} = 1 - \lambda h + o(h),$$

又  $o(h)$  為某一  $h$  的函數 ( $o$  讀為 little-oh)，且滿足

$$\lim_{h \rightarrow 0} \frac{o(h)}{h} = 0。$$

換句話說，當  $h$  很小時， $o(h)$  與  $h$  相比更小。很多點過程有這種性質：在一小區間發生一個點 (或說一事件) 的機率約與此區間長成正比 (除了一更小的誤差)，而與此區間的位置無關。至於會發生兩個以上的點之機率則是極微小，以  $o(h)$  表之。注意  $o(h)$  並非指一特定的函數，諸如  $h^2$ ,  $h^{3/2} + h^2$  皆為  $o(h)$ ,  $h \rightarrow 0$ 。直觀上來看，在一區間  $[0, t]$  中會發生幾個點便有波松分佈 (利用二項分佈趨近至波松分佈的結果)，且在不相交區間中各發生幾個點為相互獨立。波松過程便產生了。

無記憶性質，事件發生的均勻性 (發生機率只與區間長度有關，且區間較短時，“差不多”是線性的)，此二不少現象之發生會具有的特性，使得波松過程成為一出現極頻繁的計數過程。

關於波松過程的討論，以及更一般的波松過程之定義，可參考黃文璋 (1995) 第五章。

## 6 等待時間之詭論

設有一參數為  $\lambda$  之波松過程  $\{A(t), t \geq 0\}$ ，譬如說， $A(t)$  表至時間  $t$  共換了幾個燈泡。則在時間  $t$  正在使用的那一燈泡還可用多久呢？由指數分

佈之無記憶性質，我們知道該燈泡之剩餘壽命(residual life 或說remaining life)，仍為有參數  $\lambda$  之指數分佈，與一般正常的間距一樣。至於該燈泡已經用多久了呢？明顯地，其已經用的時間(稱做現在壽命(current life))，不能超過  $t$ 。若以  $\delta_t$  表現在壽命，則易見只要  $x < t$ ，則  $\delta_t > x$ ，若且唯若在區間  $(t-x, t]$  中，沒有換燈泡，而此機率為  $1 - e^{-\lambda x}$ 。故

$$(13) \quad P(\delta_t \leq x) = \begin{cases} 1 - e^{-\lambda x} & , 0 \leq x < t, \\ 1 & , x \geq t. \end{cases}$$

當  $x \geq t$  時，由於必有  $\delta_t \leq t$ ，故  $P(\delta_t \leq x) = 1$ 。一般我們用  $\gamma_t$  表在時間  $t$  正在使用的那一燈泡之剩餘壽命。

於時間  $t$  正在用的那一燈泡之總壽命  $\beta_t = \gamma_t + \delta_t$ ，其期望值為

$$(14) \quad \begin{aligned} E(\beta_t) &= E(\gamma_t) + E(\delta_t) = \frac{1}{\lambda} + \int_0^t x \lambda e^{-\lambda x} dx + tP(\delta_t = t) \\ &= \frac{1}{\lambda} + \frac{1}{\lambda}(1 - e^{-\lambda t}). \end{aligned}$$

不少人都有下述經驗：等公車時，別人的車子總是先到，自己要搭的卻老不來，站牌上明明寫15分鐘一班，但幾乎每次都差不多要等滿15分鐘，難道每次到站牌，是公車剛好才開走嗎？

我們先看一所謂“等待時間之詭論”(waiting time paradox)。假設公車依一參數為  $\lambda$  之波松過程到站，某人在時間  $t$  抵達此站。若以  $\gamma_t$  表至下一班公車來所需之等待時間(即前面所提的剩餘壽命)，我們想求  $\gamma_t$  之期望值  $E(\gamma_t)$ 。則可能會有下述二矛盾的答案。

(a) 由指數分佈之無記憶性質，導出等待時間之分佈應與自己到站牌的時間無關，因此

$$E(\gamma_t) = E(\gamma_0) = \frac{1}{\lambda}。$$

(b) 由於某人抵達站牌之時間，為前後兩班車到站之區間中任意的一個點，由對稱性知，等待時間之期望值，應大約是相鄰兩班車抵站牌之時間差距期望值之半，即  $1/(2\lambda)$ 。

這兩種論點看起來似乎皆很合理，不過由之前所求出的波松過程之剩餘壽命的分佈，我們知道(a)是對的。但(b)之錯誤何在？

原因為雖然對一參數  $\lambda$  之波松過程，每一到達間距  $X_i$  皆有相同之指數分佈，且期望值為  $1/\lambda$ ，但若對一固定的  $t > 0$ ，找出  $X_k$  使得

$$\sum_{i=1}^{k-1} X_i < t \leq \sum_{i=1}^k X_i,$$

則此  $X_k$  之期望值，並不等於  $1/\lambda$  而是會大於  $1/\lambda$ 。且  $t \rightarrow \infty$  時，由 (14) 式知，此期望值趨近至  $2/\lambda$ ，而  $2/\lambda$  之半即為  $1/\lambda$ 。換句話說，在 (b) 中我們誤將此一特別的  $X_k$  (即總壽命) 之期望值也當做  $1/\lambda$ 。

我們可粗略地這樣想：較長的區間比較短的區間有更大的機會包含一特定的點  $t$ 。

雖然間距皆有指數分佈，且參數相同，但由於是隨機變數，區間就是有長有短，假設在一條數線上有一些間距長短不一的點，你隨機地取一點，是不是較容易取自一間距較大的區間中？同樣的道理，若兩班公車抵站之間距很短，你的到站時刻，當然較不易落在其中(等車時間會較短)，而是較易落在一兩班車抵站間距較大的區間(等車時間會較長)。在公車抵站間距為指數分佈之假設下，你等車時間之期望值  $1/\lambda$ ，差不多等於在你之前與在你之後抵站之二車間距期望值

$$\frac{1}{\lambda} + \frac{1}{\lambda}(1 - e^{-\lambda t})$$

之半，而不是一般人以為的  $1/\lambda$  之半。

再看另一關於“檢驗的詭論”(inspection paradox)。假設使用某電池，一旦沒電了便立即換一同廠牌之新電池。電池壽命設為 i.i.d.，這些換電池的時刻便構成一更新過程。

某品管人員想檢定電池之壽命，原先與操作人員約好上午 8 時至工廠，工廠在那時開始運作，操作人員會在 8 時正啓用 30 個新電池。品管人員因故遲到，但操作人員仍在 8 時正啓用電池。有些電池電耗盡了，操作人員立即換新，並記錄更換時間，品管人員來廠後，先登記正在測試的那些電池分別的啓用時間，並等到每個電池電耗盡後，拿到 30 個電池的壽命資料。結果取到的樣本其平均壽命差不多是原先以為的電池壽命之兩倍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假設電池之品質相同，即壽命之分佈函數皆是某一同樣的  $F$ ，我們以為這些受測電池之壽命也同樣以  $F$  為其分佈函數。其實並不然，當  $F$  是指數分佈，此例本質上與前面等公車的例子相同，即此時正在受測電池的壽命分佈與  $F$  是不同的。這是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，我們看到一個明顯偏差的檢驗計畫可能會導致錯誤的結論，因為我們所觀察到的樣本並非來自典型的母體 (typical population)。

在 Rao(1997)一書的 pp.116-117，亦提到一類似的例子。摩洛哥(Morocco, 位於西北非洲之一國家)之國立統計經濟應用研究所曾做一項研究，目的是估計觀光客在他們國家之平均逗留時間。他們進行了兩種調查，其一是對住在旅館的觀光客，其二是對即將離境的旅客。從對 3,000 個在旅館的旅客之調查，得平均逗留時間為 17.8 日，而從對 12,321 個離境的旅客之調查，得平均逗留時間為 9.0 日。前者差不多是後者的兩倍。你現在該知道何者才是可靠的逗留時間之數據了。

## 7 和其光同其塵

在老子第四章：道中，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和其光同其塵的意思就是隱藏光耀，混同塵俗。

不少統計學者均認為波松分佈與常態分佈為最重要的兩個分佈。但長久以來，常態分佈具有獨尊的地位，不要說波松分佈，絕大部分的其他分佈，其重要性往往被低估。

而在隨機過程裡，波松過程與布朗運動(Brownian motion)，亦為最重要且最基本的過程，到處出現，甚至在許多我們料不到的地方。但再度地，波松過程的重要性也常被忽略。

忽視波松分佈或波松過程的重要性，其實是統計學家的損失。因在很多離散的狀態下，波松分佈或波松過程常是最佳模式。波松分佈及波松過程，彷彿和光同塵，明珠卻蒙上灰塵。

雖然萬物有常，但天下事物不能以常理度量的本就不少，非常態分佈

之處處存在, 也就不容懷疑。要發現波松分佈之重要, 比當伯樂容易的多, 只要你的眼光, 偶而離開常態分佈。

## 習 題

1. 依第 1 節中關於豬肉換米的新聞報導裡, 所給米的重量, 估計  $2^{64}$  粒米的總重量, 並與全世界人口總重(以每人平均 50 公斤重計)相比。
2. 試估計將  $F_{64}$  這個數印出來, 約需多少本書?
3. 在第 2 節所述的致富方法中,
  - (i) 若每月投資 15,000 元, 40 年後之本利和為何?
  - (ii) 若投資報酬率改為每年 10%, 則 30 年後之本利和為多少單位的錢? 40 年後呢?
4. 某工廠宣稱其生產的某型日光燈管可使用 10,000 小時。某辦公室共安裝 32 支該型燈管, 使用後才一個月便壞了一支。該辦公室想了解這是否合理。假設燈管壽命為 i.i.d. 之  $\mathcal{E}(\lambda)$  分佈, 期望值為 10,000 小時, 又設每月上班 25 天, 每天開燈 8 小時。求
  - (i) 某特定燈管 1 個月內會壞之機率;
  - (ii) 辦公室 1 個月內至少會壞一支燈管之機率;
  - (iii) 辦公室 5 個月內至少會壞二支燈管之機率。
5. 設  $X$  有  $\mathcal{E}(\lambda)$  分佈,  $Y$  為一非負的隨機變數, 且與  $X$  獨立。試證  $P(X > Y + t \mid X > Y) = P(X > t)$ 。
6. 設  $X$  有自 1 開始, 參數  $p$  之幾何分佈,  $Y$  為一非負的隨機變數, 且與  $X$  獨立。試證  $P(X > Y + t \mid X > Y) = P(X > t)$ 。
7. 試證第 5 節中對一更新過程, 事件  $[A(t) = n]$  與  $[S_n \leq t < S_{n+1}]$  等價,  $\forall n \geq 0$ 。
8. 設  $X$  有  $\mathcal{E}(\lambda)$  分佈, 又令  $[\cdot]$  表最大整數函數。

- (i) 試證  $[X]$  與  $X - [X]$  獨立;  
 (ii) 求  $X - [X]$  之分佈。
9. 設  $\{A(t), t \geq 0\}$  為一參數為  $\lambda$  之波松過程, 求總壽命  $\beta_t$  之分佈。

## 參考文獻

1. 金庸(1996a). 倚天屠龍記, 第三版。遠流出版社, 台北。
2. 金庸(1996b). 神鵰俠侶, 第三版。遠流出版社, 台北。
3. 金庸(1996c). 射鵰英雄傳, 第三版。遠流出版社, 台北。
4. 金庸(1996d). 碧血劍, 第三版。遠流出版社, 台北。
5. 倪錄群譯(1997). 大數秘史。數學譯林, 第16卷第4期, 296-302。
6. 黃文璋(1995). 隨機過程。華泰書局, 台北。
7. 黃文璋(1999). 數學欣賞。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台北。
8. Chelminski, R. (1999). 西洋棋只是遊戲? 讀者文摘 1999 年三月號, 103-107。
9. Cipra, B. (1996). 1995-1996 *What's Happening in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*.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, Providence, Rhode Island.
10. Cundy, H. M.(1966). Birds and atoms. *Math. Gazette* **50**, 294-295.
11. Peterson, I. (1980). *Islands of Truth — A Mathematical Mystery Cruise*. W. H. Freeman and Company, New York.
12. Rao, C. R. (1997). *Statistics and Truth — Putting Chance to Work*, 2nd. ed.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. Pte. Ltd., Singapore.